

◆比手畫腳到台灣

那年，抗戰勝利，台灣光復之時，朱書麟正在昆明鋪設中印油管。通油之日，美軍帳篷內傳出陣陣狂呼：「War is over! War is over!」身為站長的他，在全城欣喜若狂的鞭炮火海中，掉下了感動的淚……。

隨即，美軍在抗戰勝利後，一批批準備撤離中國。他們臨走前，幽幽地丟給朱書麟一句話：「中國將有內亂！」他不服氣地回答：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不相信！」從青少年時代起，即飽受中日戰爭之苦，且目睹長江黃河洪水為害，損傷國力不貲，致

使敵國有機可乘，因此他立定以「大禹治水，弘水利以救國」的精神，選擇中央大學水利工程系就讀。爾後，儘管戰事一起，情勢吃緊，長江以北均淪陷，治水幾乎談不上，但是，好不容易盼到勝利，卻被狠狠地潑了一盆冰水，他如何能置信？

那一天在昆明，他當下亦決定追隨老長官，即原資委會水力發電勘測總隊隊長黃輝先生，來台服務。因為，「長久以來，我始終覺得祖國對不起台灣，讓日本統治寶島五十年之久！」

於是，民國三十五年初，他從重慶至上海，乘風破浪抵達台灣，帶著滿腔熱忱而來。但是，日語、台語「攏莫通」，連下榻武昌街旅館，他都有「啞口無言」的困窘。次日，朱書麟在比手畫腳中，終於勉強找到位於和平東路、羅斯福路口的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監理委員會」。這一棟不起眼的日式平房，屋內齊聚各路英雄好漢，儼然台灣光明的燈塔。從此，朱

看顧台電家園

文——林瓊柔

策劃長才朱書麟

的園丁

轟動一時的購煤案，像狂風暴雨般打擊著這位「退而不休」的苦園丁，為此，他付出了四十年來苦守家園的代價——身體健康，也付出了終身所得——一幢公家宿舍，他變賣家產打官司，為了洗清自己的冤曲！

書麟不分晝夜捍衛著台電燈塔四十年，不管外面如何風雨交加，雷光電擊，他不改職志，盡忠職守，護守著這座光明的標的……！

◆工程秘書展長才

那一天，孫運璿接見他後，隨即領他會見人人稱呼裘公的土木處處長裘變鈞先生，並囑咐裘公給予重任。曾主管南京中山陵建築而名聞全國的裘公，為民國三年畢業於交通大學的高材生，哈哈大笑：「他們都是小孩子，不信任。」話雖如此，這位嫉惡如仇，公私分明的長者，卻極為青睞這位後輩小生，對他的訓練要求亦極為嚴苛。其先範風範，則深深影響著朱書麟！

當年，工程重心在於復舊，朱書麟職居計劃股長，因此，考察水力之餘提筆著述成為工作重心。有關台灣水力資源和大甲溪開發計畫等大作，不斷刊登在「南京資委會季刊」上。「我寫了不少文章，拿了不少稿費，不少雞鴨因而遭殃。」原來，當時的稿費向不以金額計算，而以三四斤肥雞一隻為單位，一篇文章往往領得數隻雞鴨饗宴，為物質缺乏的年代一大

盛事！他自詡：「由於嘴饞，紙上談兵之風甚盛，故自封為工程秘書」。謙謙君子，展現計劃長才，亦贏得公司內部最高殊榮「大觀獎」的肯定。

◆未雨綢繆大存糧

朱書麟「工程秘書」是極為出色的！但是，善於搖筆動腦的他，卻因一次舞文弄墨之後，踏上十餘年的工程生涯！

大南發電所為台東唯一電源，但是，日本人折爛污式的東台灣電力工程，使得台東供應毫無保障。原來，日據時期，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」只管西部電力，東部另設「東台灣電力株式會社」掌理。西社的技術有相當水準，而東社則令人不敢恭維，所建水力電廠的引水壩一出一毛病，局部或全部流失者有大南、大巴六九、清水、立霧、銅門，無一逃過厄運，殊堪駭異。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大颱風中，大南發電廠永久壩流失沖毀，故每年須待颱風期後，建造臨時壩引水發電，唯二百五十瓩發電機已甚老朽，臨時壩又常被沖毀或漏水，導致光復初期，發電量甚少，電燈黯淡，猶如煙頭爐火一般。以柴油機發電賣



▶朱書麟(左)的「工程秘書」是極為出色的，處處展現的計劃長才更深受長者孫運璿(右)的青睞，相對的對他的訓練要求亦極為嚴苛。



一度賠一度，蝕本生意令人大感吃不消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淪陷後，東部用電有激增的趨勢，發電量僅為三千瓩的大南發電所，已深感不敷供應所需。於是，業務處長徐正方找上朱書麟商量修復大南壩之事。熱心的朱書麟再度發揮計劃專長，上簽呈說明如何辦理等事宜。簽呈送到協理黃輝手上，則輝公稱讚有加，於是批云：如擬，即派朱書麟為工程處主任。

原來，以為寫完計劃書，自己則可樂得上黃鶴樓上看他人翻船去也的朱書麟，一時驚慌失措、哭笑不得。只得前去見則輝公：「我一向紙上談兵，只做計劃實無真槍實彈可上場。」則輝公反道：「你在滇緬路上鋪過油管、帶過兵馬，不派你派誰？你就照計劃去辦理，無需擔憂。」自封工程秘書的他，深嘆自搬磚頭砸腳，奈局勢已成，只得一試。從此，踏上十年总工程师生涯的第一步。

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五日，政府實施幣制改革，舊台幣四萬元換新台幣一元。朱書麟以卅萬新台幣編列大南壩預算，如此一算，實實在在在一百二十億舊台幣，真可謂一筆天文數字。

下，他只得用根大鐵管打下去一試，奈何好幾公尺長的鐵管打到底，仍不見根基，失望之餘，他只得搖頭嘆息，呆坐在壩緣，不知如何繼續下手。

正當絞盡腦汁之際，朱書麟靈機一動：「來一套壩堰翻身試試看吧！放棄原址，把壩翻身到上游去，讓上游面像下游面，下游面向上游面，也許還有希望。」誰知岩盤「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，而且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」，移動不過數公尺便見岩基，淺挖數尺，便見一錐型岩石豎立，朱書麟興奮不已，又擔心底下並非岩石，於是連夜趕工，挖到天亮都捨不得休息片刻，才證明果然是一金字塔型巨岩豎立其中，他趕緊與主持設計者沈紫峰協商，「利用地形地物，將突岩納入壩內，替代了混凝土，這一來，不但可以省時更能省錢。」這一個在岩基上建造新壩的構想，立即得到迴響，設計稍改，不到二個月即灌上泥漿，在一個枯水季內就完成新的大南壩。

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動工修建的大南壩，至次年二月底，短短四個月土木部份完工，同年八月十八日開始送電，不但台東地區供電得以改善，朱

而物價波動厲害，短短四個月內，米價已由一斗舊台幣二萬元飛漲至一石超過一百萬元。卅萬元的工程費用又豈能不言冒險？

愛護部屬心切的裘公，憑著老經驗叮嚀朱書麟：「小孩子，小心你的錢將來變得不值錢，通貨膨脹的厲害呀！」「那怎麼辦？」「保留一部份現金，先把工人所吃的糧食，所有必要的米糧買好！去了就把這筆錢買米糧，將來發工錢的時候，以實物為主，搭發現金，以免將來工人沒飯吃，工程無以為繼。」後來，果然物價飛漲，但是「屯糧」卻使得工程進度神速，這一招不但節省了不少工資，而且購足所有備用木材，修復大南壩、大南廠房，更節餘十多萬元退庫。裘公的睿智，朱書麟深銘於心。

◆ 踏破鐵鞋無覓處

日本人設計的大南壩，未以岩盤為基礎，建在砂面上，故颱風一至，便翻身下了東洋大海，屍骨盪然無存。朱書麟在原址上挖壩基，挖到抽水機抽不乾水，無法再開挖之時，仍只見漠漠黑砂。而鑽探設備不齊全，黑砂之下是否為岩盤無可得知，情急之

書麟替大南山地村的住戶，每戶免費安裝電燈一盞，在當時，是創舉，亦是美談！敦親睦鄰的工作更奠基深厚。

如今，大南壩已近五十年歲月，歷經無數颱風暴雨，依然屹立不搖。此壩雖小，卻是光復後第一個混凝土壩，亦是全省獨一無二的翻身壩！

◆ 天搖地動壩堰決

朱書麟先後完成大南、日月潭二工程，原本以為可「小歇片刻」，沒想到秋天才到，裘公召他用濃濃的江浙口音說：「密斯脫資（即 Mr.朱），儂去做立霧，王忠漢兼主任，汪祖康同儕幫伊忙。你們明天領點錢去開工。」於是，這三位難兄難弟不得不一起下水去。次日領了十萬元，前往花蓮開工，開始了第一個經建計劃的重要工程。

立霧電廠裝機量三萬二千瓩，比大南電廠大了四十倍，可謂大型工程，唯日本技師建立此壩，亦未以岩盤為壩基，與大南同出一轍，故在颱風中影蹤飄杳，蕩然無存。朱書麟推判其原由，發現河中堆積巨石，大逾房屋，必須開炸後方可清除，同時必須



◀ 台電家園的四代同堂，齊心前進。由右至左／陳蘭泉、孫運璿、黃輝、朱書麟。



◆ 無論在烈日下或風雨中，朱書麟（右二）都是盡心盡力的面對工作，褒貶皆求無愧於心。



將水抽清方可工作，偏偏抽水機遇炸則毛病百出，這個死結，不解即無法開挖，不開挖即找不到岩基。遇到這樣的難題，他只能繞室徘徊，束手無策。

朱書麟再度以「土法大煉鋼」的方式，想出一妙策，先在壩址上游建一臨時壩，另開鑿一道排水隧道，把河水靠河邊繞過工地引到壩址下游，雖然費事且破費，但壩堰施工期間，壩址得以自然乾涸排水，工作人員從壩基開挖，乾手乾腳，毋須與積水或流水搏鬥，因此，很快即挖到炭基，進度快速，而且乾淨利落，一舉成功。

從三十九年九月開工，儘管有朱書麟的妙策因應，但在限期完工的壓力下，工程人員仍無時不與自然搏鬥，與大雨洪水競賽，就在完工的前一月，即民國四十年十月，工程正處於高峰的狀態中，台灣發生六十年來史無僅有的大地震，震央花蓮發生七級以上的大地震。上午十時許，工人和台電同仁正在河床深處工作，忽聞一聲轟吼，頓時山搖地動，塵土飛揚，山上石頭以跳躍方式往河床砸下來。接連一個星期，地震不時發作，白天坍塌巨石，塵埃飛墜；晚間則火花直

所有人只能搖頭嘆息，不知何處是安全地。

大地震後，一群人往上游探天然壩，但見一泓碧水，平澄如鏡，淹水自今之燕子口以迄天祥，約五公里，水最深處約高二百尺，此外尚有小天然壩三四處，亦即天然壩內存有五百萬噸以上的水。朱書麟望著從壩內滲出之水，儘管水珠晶瑩剔透，宛如水晶般可愛，但是，他明瞭其中的危險性。於是，他再次帶了香燭來到天然壩，上香祈禱，祈求上蒼，不要讓天然壩害傷了工作人員。另外，則加設警報系統，接電線至溪畔，派人於高處日夜眺望，一有驚兆，即刻通知溪畔並發警報通知低處之工作人員逃生。工程既不能停，天然龐然大物不能擋，人力無可奈何，只有做最萬全之準備。

孰知連日陰雨，警報所用電線只為八番線，接地失靈。某晨正值深夜班與日班交接之際，壩基點火開炸之際。平日均準時開炸，獨此日裝藥接線，不斷出錯，晚了半小時才接妥，向例開炸之前先放警報，警報聲方停，忽聞上游修理處楊欄輝大喊：「水來了！水來了！」此水前峰壁

冒，道路水電俱斷，消息補養亦斷，而花蓮市內亦傳聞台電二百名工人同仁已喪生山谷中。身居東區管理處經理的蕭炳昌，奉令帶著一飛機之血漿和補給品至花蓮，從空中烏瞰花蓮市內房屋倒塌、地震中屋瓦有如波浪般浮動，飛機無法著地，他心繫著所有工程處人員的安危，愁眉不展。

朱書麟和同事們，白天躲到河中央的大石頭上，避免為兩岸石頭滾下砸傷，晚上再回工寮休憩。某晚，四個人借來一副雀牌，點上蠟燭，好整以暇摸幾圈，四人同是「夜行人，大聲哼一馬，離了」的心態，不需多言。未久，一位同仁起身，說道「出去便回」，那知一去渺然，第二位同仁不久亦說去尋他，又是一去渺然，只好散局。朱書麟外出一探，原來所有人都坐在河中巨石上，坐以待旦，不發一言，他了解所有人的憂慮，那晚，他心痛如絞。

有一天，河水突然斷流，所有人都推測上游必發生大規模的崩山，塞住河流，整整一個禮拜。換句話說，上游已形成一天然壩池，而且蓄了一星期的河水，天然壩如垮下來，必如洪水決堤，藉時，河中亦無藏身之處，獨未傷一人。

何以平日開炸均能準時，獨此日例外？何以開炸警報方畢，洪水傾刻而到？何以決潰警報系統失靈，開炸警報正好代替？人力所不能安排解釋。朱書麟帶著所有同仁在生命隨時遭受威脅的壓力下，日夜趕工，終於民國四十年十一月與稱為「工程奇蹟」的東西線工程同時完工，同年十二月一日即行開始發電，聯接東西聯絡輸電線併聯系統。

他和二十餘人所居住之溪畔小屋，歷經大地震、洪水後均無恙。次年完工，七位運轉人員寄住其中，一夜平靜如常，山上突然滾下一巨石，大小與屋同，正好將全屋壓在石下，七人均遇難。此石仍屹立原屋址。山間工程危險，人有幸與不幸，冥冥之中，自有主宰，天乎？神乎？

（以上照片由台電、朱書麟提供）
【請看第十一期精采下集】

▶民國四十八年經濟部長楊繼曾(中)親自頒五等勳章，空前的殊榮。左為董事長楊家瑞。
▼攜手共事四十年，開懷一笑解千愁。右為朱書麟，左為陳蘭皋。



＊(來信分享)

感恩·信任·喜悅·希望

〈台北市〉
來信●吳思微



〈攝影●林枝旺〉

等候是上帝給我們的功課，雖然在這期間有焦慮、艱苦、難奈……但就在這樣的日子裡，我們學到了凡事懷著感恩、存著信心、帶著喜悅、充滿了希望，迎接每一個明天……

把每一個等候的日子串連起來，又成就了一段永續不斷的情緣。

等候「源」雜誌兩個月見一面，我更珍惜，因為在這裡，我可以更接近源頭，上帝的愛無所不在，願與「源」雜誌奉獻的諸位分享我的心情。